

热历史

# 年俗与年节色彩

□介子平

除夕点兴旺火，企盼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蒸蒸日上，初一吃“翻身瓜”，指望新年出头有日，否极泰来。除了这些年俗，年节里的色彩无疑也是最为浓烈的，红红绿绿、斑斑澜澜，新的一年便这样开始了。

## 昔时旺火

三晋旧俗，除夕子午之交，分夜之际，户外店外、村边城边都要生起一堆旺火。旺火者，凿炭伐薪，磊磊高起，状若浮屠，大堆一人高许，小堆距地三尺。

过了腊八，天天都是好日子。腊月二十三，打发灶君上了天，二十四扫房子，二十五磨豆腐，二十六割块肉，二十七杀公鸡，二十八把面发，二十九蒸馒头，三十日贴挂门神包饺子。元辰岁朝头一事便是点旺火了。旺火一生，市廛荒村、朱门蓬户顿时如巨烛焚燃，荧煌成昼。爆竹为之山呼，声闻远方，老少互道祝福，殷殷恳挚。旺火中添加的柏材，更是将远近熏陶得暗香浮动。这一夜，大人们户内围炉守岁，达旦不寐，惜春长怕花开早，吝时唯恐至明朝。裴度当年就曾“除夕叹志，迄晓不寝”，贾岛此时必取一年所作诗稿，供置几案，“此吾终年苦心也”，于是以酒为祭，举香再拜。今宵苦短，更阑不眠，久坐烬落，添火消愁，白居易为此吟道：“一杯新岁酒，两句故人诗。杨柳初黄日，髭须半白时。”

与围炉熬年者不同，旺火边的孩童们心花怒放，欢欣雀跃，烈焰把冻得通红的小脸转而烤得通红。后生们见哪家的俊女俏妇路经，便会振衣而起，意气风发，于炉膛内浇上一勺麻油，扔进几响炮仗，然后拿腔拿调，纵声嬉笑，被笑者则面红耳赤，闪在一旁，故作扭捏害臊、惺惺妆么之状。望见旺火熊熊升腾，那些外出避债之人仓皇失措的心也就此稍许消停，旋即释然，之后的一段日子里，不会再有人上门催逼要挟了。

除夕点兴旺火，企盼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蒸蒸日上，初一吃“翻身瓜”，指望新年出头有日，否极泰来。吃罢早餐，方可出门拜年，亲者登



▲绛州木版年画《门神》 吴百锁 作

堂，疏者投刺，躬身作揖，讨得口彩。旺火五日有限，其间专人看守，不使中断。而初五日恰是“送穷日”，此间，洗过手脸，列案焚香后，积日的垃圾连同旺火的灰烬便一齐驱邪除晦般倒出。年年旺火，“不觉来年七十矣”（苏辙《除日》句），岁岁旺火，一生不知几度此节。

## 年节色彩

年节里的色彩无疑是最为浓烈的，浓烈得甚至有些艳俗。大门上猩红的楹联，屋檐下嫣红的灯笼，院中央通红的旺火，姑娘们潮红的脸颊，都比不过老母亲在刚出锅的白馍上撮下的那点鹤顶红。若在南方，那第一朵绽放的梅花，一定也特别地红。

大红大绿的幡旗上无非是些“天下太平”“万象更新”之类的吉语，五颜六色的年画上翻来覆去还是那么几出戏影，姹紫嫣红的碎花罩衣，缤纷锦簇的夜空礼花便是灰蒙蒙的北方冬日里盛开的花朵了。

灶马是新贴上去的，门神是新贴上去的。院中迎神的几案上，名曰“天地之界十方方灵真宰”的牌位被刷洗得乌油锃亮，一旁供奉着高垛枣馍、干鲜果品，其中的红果、金橘是最抢孩子眼的。屋里屋外都点起了长明灯，灯盏里不知谁已添满了麻油；鞭炮声已依稀传来，老奶奶的窗花还没有剪完；杂货铺早早封门大吉打了烊，隔壁私塾先生

的门前还有人等着写对子。正房的厅堂上裱上了“和合二仙”的中堂画，东厢房墙上裱上了“五子夺莲”的婴戏图，西厢房的内门上糊上了文门神赵公明，就连院中的井槛上、石榴树干上也被贴得花里胡哨。年夜饭席，白的豆芽上撒了几根绿葱丝，白的莲藕里拌进了几个红辣椒，白的饺子里包着的红萝卜其实是黄灿灿的。围炉守岁长者的脸已被烤得润红，燃放爆竹孩童的脸却被冻得绯红，驿站里会馆里异乡客的脸则被醉得殷红。这时，肯定还有谁的脸被哭得通红，桌子对面的一双净筷子一个空位子，被等的人是否还能归来。

一夜无眠的人支撑着困倦倦眼推门而出，不知何时皑皑瑞雪已悄无声息地笼盖了大地，炮屑则落英般残撒了一地，谶语地预兆着什么。昨夜思千里，今朝又一年。

不大工夫，八音响起，闹红火的队伍来了。队伍里不论年龄大小、性别男女，一概绿衣黄裳、红巾赤靴，一根花棒新裹了彩纸，一双鼓槌也新包了红布。角儿们脸上搽着粉胭脂，胸口挂着银护镜，或旱船，或跑驴，或秧歌，或高跷；舞龙耍狮队中都是些活蹦欢跳、虎虎生机的后生们，狮鬃是才染的，龙鳞是新着的色；背棍抬阁之上都是些花枝招展、俊俏灵秀的小姑娘，水袖是新添的，团扇也是才置的。

新的一年便这样红红绿绿、斑斑澜澜地开始了。（《内蒙古日报》）

生活史

## 古时女子爱妆扮

□胡胜盼

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打扮美容，更是自古皆同，何以见得，有诗词为证。

美容最主要两个方面，头面修饰和穿着佩戴。从头面修饰上看，古人注重发型和画眉。“云鬓峨峨，修眉联娟。丹唇外朗，皓齿内鲜。明眸善睐，靥辅承权。”这是三国曹植在《洛神赋》中对洛神的描绘。高耸的发髻，再配上修长的眉毛，明眸皓齿，洛神之仙态跃然纸上。“洞房昨夜停红烛，待晓堂前拜舅姑。妆罢低声问夫婿，画眉深浅入时无。”这是唐代诗人朱庆馀笔下一位娇羞满面，妆罢问夫婿的新娘子的动人一刻。李商隐《无题》诗云：“八岁偷照镜，长眉已能画。十岁去踏青，芙蓉作裙衩。”可知，那时候的女孩很小便懂得去打扮自己了。宋代晏殊《诉衷情·露莲双脸远山眉》词：“露莲双脸远山眉。偏与淡妆宜。”把眉毛比作若隐若现的远山不可谓不妙。

头面修饰自然离不开化妆品。古时化妆品主要以胭脂为主。秦汉时，有《匈奴歌》云：“失我焉支山，令我妇女无颜色。失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。”句中的“焉支”即胭脂。《木兰诗》云：“当窗理云鬓，对镜帖花黄。”从中我们知道古人还流行在脸上贴花黄，时人称之谓“黄额妆”。据说这还是南北朝时，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，因经常将黄色的蜡梅花瓣贴在前额，以助美容而风行到民间去的。

穿着佩戴上，古代女子对衣饰罗裙及钗环翠翠是很讲究的。东汉乐府《陌上桑》，在描绘美女罗敷时写道：“头上倭堕髻，耳中明月珠。细绮为下裙，紫绮为上襦。”从头上绾的，再到耳上戴的，继而到下身围的，最后写到身上穿的，可以说是作了全方位的扫描。

当下社会，女孩们都喜欢美甲，古时妇女也讲究，只不过她们采取的是原始的方式。“曲栏风子花开后，捣入金盆瘦。银甲暂教除，染上春纤，一夜深红透。绛点轻褙笼翠袖，数乱相思豆。晓起试新妆，画到眉弯，红雨春山逗。”清代女词人葛秀英的一首《醉花阴·染指甲》词，写到了女子采凤仙花的红色花瓣，和着白矾捣烂后，用来染红指甲的闺中事儿。

追求美、崇尚美是人类的天性，美容化妆能使人的这种爱美、思美之心得到充分满足，所以千百年来它一直受到人们的追捧也就不不足为奇了。（《汴梁晚报》）

文史拾零

## 谈笔名

□武德运

作家(作者)发表(出版)作品的署名，有的用本名，有的却喜欢署用笔名。相当多的作家(作者)都用笔名。什么是笔名?《辞海》上说是“作者发表作品时所用的别名”。

“字”“号”都可以作为笔名使用，当然也可另外再取笔名。笔名从根本上来说，亦可称别名、假名，或化名。

所谓“别名”，亦称异名，就是指通名以外的名字。化名，“化”是“变”，是“改”，化名则是变化、更改的一个名字，或者是临时需要取的一个假名，所以，笔名、别名、化名深究起来有些细微的差别，但也并没有严格的界限，可以互称。笔名也可称作是一种别名，一种化名，一种假名。

“笔名”是外来词语。这一名词在我国清末民初，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流行起来。其实在我国古代，作者用字、号(包括地望、谥号)作为署名，就起着笔名的作用。

总的说来，笔名和本名相比较，更随意、更灵活、更自由、更复杂。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。笔名和本名一样，也是一种最简洁的称呼，是人和人最显著的区别，所以人们对笔名是同样重视的。

笔名虽然自由性大，但人们同样是慎重对待的，切勿产生笔名可以轻率对待的错觉。笔名和本名一样，也起着对某一作品的所有权和承担的责任的标志。当然，本名、字、号、笔名等，说一千道一万，仍是“名者，实之宾也”。（《文摘报》）

文史小考

## “人不可貌相”说的是谁

□忆江南

“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”是中国人挂在嘴边的一句古语，那么，这句话里那个“不可貌相”的人是谁?

澹台灭明是春秋末期的鲁国武城(今山东费县，一说在今山东武城)人，比大圣孔子晚生39年。他天生异相，面貌丑陋，据说长得“颧低口窄，鼻梁低矮，不具大器形貌”，所以，当他去拜孔子为师时，孔子虽然为了信守自己“有教无类”的理念没有拒绝他，却总对他爱答不理，让人家坐冷板凳。澹台灭明对孔夫子以貌取人的态度颇为失望，毅然决然离开孔子，开始了漫长刻苦的自学历程。

以貌取人的孔子没把澹台灭明当回事儿，他非常喜爱的弟子子游(即言偃)却对澹台灭明颇为欣赏。子游从武城宰任上回到曲阜看望孔子时，孔子问他：“你在那里得到什么人才了吗?”子游借机赞美了澹台灭明的高尚品格：“有澹台灭明者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，未尝至于偃之室也。”用现代话说，就是“做事从不投机取巧走捷径，没有公事从来不到我屋里来。”但固执的孔子依然不为所动。

澹台灭明自学成才后，独辟蹊径，南下吴楚游历讲学。

澹台灭明虽相貌丑陋，却胸怀宽广，他并没有因为在孔门受到冷遇而对孔子怀恨在心，而是仍以孔子为师，积极传播儒家学说。

知识渊博、道德高尚的澹台灭

明在江南地区受到了人们的爱戴，当地跟从他学习的有300多人。他在几十年内为江南地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“德智体全面发展”的好学生，他的名气也传遍了当时的各个诸侯国。孔子听到这些消息，幡然悔悟。

澹台灭明后来在他聚徒讲学的南昌百花洲畔去世，当地人千百年来一直在纪念缅怀这位积极传播儒家文化的先贤——南昌城内有进贤门，东南有进贤县，进贤县有栖贤山，都是因澹台灭明而得名的。

澹台灭明曾因相貌丑陋而被孔子所轻，但他最终凭借自己取得的突出成绩获得了老师的认可，而且在孔门七十二贤中名列前茅。

（《科教新报》）